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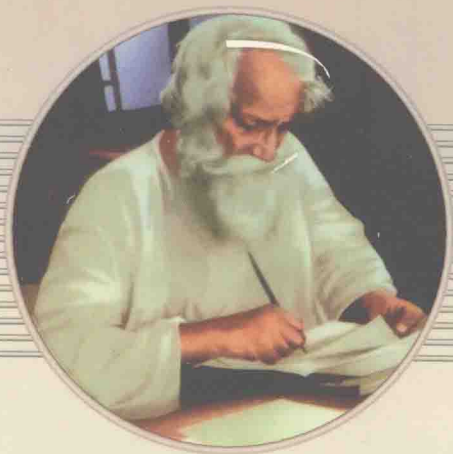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十四〕 长篇小说

黄志坤 等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十四〕(长篇小说)

黄志坤 等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小说全译. VI, 长篇/(印)泰戈尔(Tagore, R.)著;
黄志坤等译.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4. 9

(泰戈尔小说全译:董友忱 主编 石景武 副主编)

ISBN 7-5075-1658-X

I. 泰… II. ①泰…②黄… III. 长篇小说-作品
集-印度-现代 IV. 1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598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bs@263.net

总编室: 010-63370164

发行部: 010-63370170 6337099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刷

960 × 640 1/16 开本 216 印张 253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全套共 16 册): 540.00 元

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他以诗稿《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泰戈尔的小说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他的一些作品也陆续被译成中文,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这套丛书在翻译过程中所依据的版本是泰戈尔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孟加拉语中只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分,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在这套丛书中,译者根据小说的篇幅,把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中13部长篇小说中的4部,即《四个人》、《两姐妹》、《花圃》、《人生四章》(每部约有5—6万字)及95篇短篇小说中两篇篇幅较长的小说《科鲁娜》、《被捣毁的窠臼》(每部约有5—6万字)作为中篇小说,单独结集成册。

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泰戈尔一生中共创作了93篇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这套丛书完整地收入了这些小说,无一遗漏,可以说是泰戈尔小说在中国目前最全的译本。

这套丛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小说全部都是从泰戈尔小说原文直接翻译的。也就是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从孟加拉文直接翻译的泰戈尔小说完整译本。

感谢参与这套丛书翻译工作的董友忱先生等译者的辛勤工作!这套书的问世,有利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更为准确地欣赏和研究泰戈尔的全部小说。

吴仲书

第三十八章

博罗达孙多丽不在家的时候，波莱什先生接纳了霍里莫希妮，并把她安排在屋顶平台上那间孤零零的房子里。在那里，她可以毫无障碍地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生活，也可以使她比较容易地遵守自己的法规戒律。

博罗达孙多丽回家之后，发现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真是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用尖刻的声调对波莱什先生说：“我不能同意这样做的。”

“你既然能负担我们一家子。”波莱什先生回答说，“当然也能负担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了。”

博罗达孙多丽知道，波莱什先生缺乏处世经验，不懂人情世故，对家务事一窍不通。他匆匆忙忙做出的决定，肯定都是错误的。不过，博罗达孙多丽也知道，一旦他做出了什么决定，即使你跟他吵闹，生他的气，甚至哭哭啼啼，他也会像一尊石像那样坚定不移，不为你所动。你说，对这样的男人能有什么办法呢？甚至想跟他吵架时，连架也吵不起来。什么女人能跟他过呢！博罗达孙多丽只好认输。

苏乔丽塔几乎是与莫诺罗玛同一年出生，在霍里莫希妮眼睛里，苏乔丽塔似乎在很多方面，都同她女儿莫诺罗玛一模一样，甚至连脾气性格都也差不多——都是那样平静而又坚定。有时候，霍里莫希妮偶然看到苏乔丽塔的背影，她惊讶得心都仿佛要跳出来似的。

一天傍晚，霍里莫希妮在黑暗中坐着，独自无声地抽噎。这时候，苏乔丽塔来到她的身边，霍里莫希妮把外甥女紧紧搂在怀里，闭上眼睛，喃喃地说：“她回来了，又回到了我的心中。她是不肯走的，是我硬逼她走的啊！我是该遭报应的，可是今生今世有个完没有？也许我受过了报应，她这次回来了。她就在这儿，脸上也带着同样的笑容。啊，这是我的小母亲，这是我的宝石，这是我的财富！”

说到这里，霍里莫希妮用手轻抚苏乔丽塔的脸蛋，吻她，眼里含着泪花。

苏乔丽塔两眼也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她搂住姨妈的脖子说：“姨妈，我也没有享受过多久母爱，今天那失去的母亲又回来了。有好多次，心里充满了悲哀，我却没有勇气祈求天神赐恩。我整个的心都快枯萎了，这时我就呼喊妈妈。今天，妈妈听到了我的呼喊，终于又来到了身边。”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霍里莫希妮讲道，“我听到你这样说的时

候,我真是太高兴了,甚至有点儿害怕。啊,天神,请不要再夺走我的人。我尽力想摆脱对尘世的依恋,并把心变得像石头一样坚强,可是我做不到啊!我太软弱了。请可怜可怜我吧!不要再打击我!噢,拉达拉妮,你走吧!走吧,快离开我吧!啊,你别再依恋我,别再依恋!啊,我的克里什那天神!我的生命之主!我的戈帕尔^①!我的蓝宝石^②!你这次又准备让我遭受什么灾难呢?”

“姨妈,”苏乔丽塔说,“不管你怎样强迫我,也不能把我赶走。我不离开你,什么时候也不会离开你的。我要永远呆在你的身边。”

说完后,苏乔丽塔像小孩一样,把头偎依在姨妈的怀里,久久地沉默不语。

两天之内,苏乔丽塔对姨妈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绝不是可以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

博罗达孙多丽对这一点很生气。她说:“你瞧瞧这丫头!好像我们从来就不疼爱和不关心她似的。你说说,这么长时间,她姨妈哪里去了?现在我们把她抚养成人,除了一天到晚喊姨妈外,仿佛全都不认识了。我多次就跟我老伴说过,你们大家一个劲地宠苏乔丽塔,把她捧到天上去了。从外表看上去,她老老实实,是个大好人,但她却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我们这么多年来对她所做的一切,全都是白费了心血。”

博罗达孙多丽知道,自己的愤懑,波莱什是不会理解的。不仅如此。要是她对霍里莫希妮表示厌恶,毫无疑问,她就会失去丈夫波莱什先生的尊重。这就使博罗达孙多丽更加恼火。不管波莱什先生怎么说,她要尽一切努力来证明,一切通情达理的人们都站在她一边。于是她在梵社上上下下所有的人中间,开始议论霍里莫希妮的事情了,想把他们全都争取过来。博罗达孙多丽还不遗余力地抱怨说,霍里莫希妮是个正统的印度教教徒,她整天崇拜偶像,搞迷信,对孩子们会产生不利影响等等。

博罗达孙多丽不但在外面谴责这个正统的印度教徒,在家里也给霍里莫希妮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本来委派一个高种姓的仆人专为霍里莫希妮挑水的。可是该到挑水的时候,博罗达孙多丽却把那仆人打发做其他事情去了。要是谁就这一点说什么,她就会说:“怎么回事?不是还有仆人拉姆丁在吗!”

① 戈帕尔,原意是牧童,也是黑天神另一称呼。

② 蓝宝石也是克里什那神的别称。

她明明知道拉姆丁是低种姓的人。霍里莫希妮是不会用低种姓仆人挑来的水的。要是有人指出这一点，博罗达孙多丽又会说道：“要是认为自己的种性那么高贵，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梵社家庭里来呢？在我们这里，可不这么计较种姓的区别。而且，我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这样。”

由于这样的原因，博罗达孙多丽的责任感变得更加强烈了。她说：“梵社对社会问题越来越不重视。这样一来，如今梵社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就很不够的。”

至于谈到她自己的想法，她说，她绝对不会允许这样松松垮垮。不，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要是由此引起误解，那只好听随其便；要是遭到亲人反对，那她也只好低头忍受。最后她还提醒大家：“世上所有做出不朽成绩的伟人，都曾忍受过别人的指责与反对。”

人们从霍里莫希妮脸上可看不出有任何生活不便之处。恰恰相反，她倒认为，这样一来可以使她的苦行能达到一个更高的顶峰而面露喜色。她自愿刻苦修行所尝到的种种艰辛与她内心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似乎更为协调了。她仿佛愿意自我不幸，并把不幸全由自己承担，而后再去战胜它。

霍里莫希妮发觉用水在家里引起的麻烦，于是便不再自己烧饭，只吃些供过神的牛奶和水果。苏乔丽塔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难过。姨妈总是反复劝慰她说：“亲爱的，这对于我是大有好处的啊！这是我一种必不可少的锻炼，这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痛苦，只是带来快乐。”

苏乔丽塔说：“姨妈，如果不从其他种姓的人的手里取水和食物，你能让我来侍候你吗？”

“亲爱的，何必呢！”霍里莫希妮说道，“在信仰方面，你应按你所接受的教导去做，决不应为了我而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我有你在我的身边，在我的怀里，每天能见到你，这就是我的最大幸福。波莱什先生是你的师傅，像父亲一样，给你各种教导，你应该尊重他的教导。天神会保佑你的！”

霍里莫希妮对博罗达孙多丽太太对自己的各种刁难，都是这样宽宏大量地忍受着，仿佛她根本没有发现什么。每天，波莱什先生看望她时总是问：“过得怎么样？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没有？”

她总是回答说：“没有，谢谢你，我过得非常幸福。”

可是，博罗达孙多丽这一切毫无道理的刁难阻挠，却时时刻刻折磨着苏乔丽塔的心！不过，她不是那种好抱怨的姑娘。特别是在波莱什先生面前，就博罗达孙多丽的行为，她从来没有讲过半句不满的话。她默默地忍受着

一切,从来没有流露过自己非常难受的感觉。

事情的结果是,苏乔丽塔慢慢地完全接近了姨妈。虽然姨妈一直反对她这样做,但是,苏乔丽塔仍然主动地承担了照顾姨妈的责任。

最后,霍里莫希妮看到给苏乔丽塔带来许多麻烦,于是决定自己重新烧火做饭。苏乔丽塔说:“姨妈,你怎样吩咐我,我就按你的意见去做。不过,你一定让我给你打水,你不能拒绝我的这个要求啊!”

“亲爱的,你千万别生气!”霍里莫希妮说,“不过,这些水我要用来敬神的。”

“姨妈,”苏乔丽塔争辩道,“你的神难道也承认种姓吗?难道他也会被玷污吗?他有什么社会背景呢?”

有一天,在苏乔丽塔那颗真挚的心面前,霍里莫希妮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她完全接受了苏乔丽塔的侍候。索蒂什也学姐姐的样子,要和姨妈一起吃饭。结果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这三个人,在波莱什先生家里的一角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洛莉塔是这两个社会唯一的联络桥梁,因为,博罗达孙多丽不让她其他女儿再与那个角落接触了。博罗达孙多丽要是真有胆量,她也会禁止洛莉塔往那里跑的。

第三十九章

博罗达孙多丽太太常常把梵社的女友们请到家里做客,有时也在屋顶平台上聚会。住在平台一角小房间里的霍里莫希妮,出于农村纯朴坦率的性格,往往想尽力来招待这些女客,可是这些客人却毫不掩饰地对她表示藐视;甚至她们会一边斜视着她,一边听着博罗达孙多丽对正统印度教的风俗习惯进行种种尖酸刻薄的批评;而且许多客人还一边专门注视着霍里莫希妮,一边随声附和这种批评。

苏乔丽塔总是跟姨妈在一起,因此她不得不默默地忍受这一切攻击。她力所能及的,也就是尽可能用行动表明——对她姨妈的攻击也是对她的攻击,因为她也在遵守姨妈的生活习惯。在吃茶点的时候,大家都叫苏乔丽塔一起来吃一点,她却说:“谢谢,不,我不吃这些东西。”

“什么,你不想和我们一起吃东西?”博罗达孙多丽大声嚷了起来。

“不吃。”

博罗达孙多丽常常用讽刺的口吻对来客说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

我们的苏乔丽塔已经成为一个高贵的正统印度教徒了。凡是我們碰过的东西,她都认为不干净,所以也就不愿意尝一口了。”

“什么,苏乔丽塔已经成了正统印度教徒了?这真是‘时时有怪事,只是人不知’啊!”客人们常这么说。

霍里莫希妮心里很着急,对外甥女说:“拉达拉妮!亲爱的,这可不行!去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吧!”

霍里莫希妮看到,苏乔丽塔在客人中间,为了她忍气吞声备受指责,她心里非常痛苦。然而,苏乔丽塔却泰然处之坚定不移。

有一天,一个梵社的姑娘,出于好奇,穿着鞋子就想走进霍里莫希妮的房里看看。苏乔丽塔急忙拦住了她,并说:“请你不要走进房间!”

“为什么?”

“姨妈房里供有家神。”

“就是说,有偶像?你大概每天都拜偶像吧?”

霍里莫希妮回答说:“是的,小母亲,我当然崇拜偶像。”

“你怎么还信仰偶像呢?”

“我是一个苦命的人,哪里还谈得信仰!要是信仰,那么我早就得救了。”

那天,洛莉塔刚好也在那里。她气得满脸通红,对发问者说道:“你信不信仰你所崇拜的神呢?”

“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不信呢!”

洛莉塔急忙摇了摇头说:“你不但不信,而且你也不知道——什么才叫信仰。”

霍里莫希妮尽了很大的努力,不要苏乔丽塔在生活习俗方面疏远原来的朋友,可是她的努力毫无结果。

以前,哈兰先生和博罗达孙多丽两人之间,总是勾心斗角,面和心不和。可是现在,为了和别人作对,他们之间倒似乎毫无成见联合一致了。博罗达孙多丽说过——不管别人怎么说,如果现在还有人想保持梵社的纯洁性,那个人无疑就是帕努先生。哈兰先生也在众人面前说过——对于梵社家庭主妇来说,博罗达孙多丽太太是最忠心耿耿维护梵社家庭荣誉的、使之不受玷污的最为光辉的榜样。在哈兰的赞语里,当然不难看出对波莱什先生的某种指责。

有一天,哈兰先生当着波莱什先生的面,对苏乔丽塔说道:“我听说,近来你只吃供过偶像的食物,是这样的吗?”

苏乔丽塔满脸涨得通红,但装着没有听见对方所说的话,挪动着桌上的墨水瓶,钢笔等。

这时,波莱什先生以怜爱的目光看了苏乔丽塔一眼,并对哈兰先生说:“帕努先生,我们每天无论吃什么东西,全部是天神的恩赐和经他圣化过的。”

“不过,”哈兰先生说道,“苏乔丽塔现在正准备放弃我们的神了。”

波莱什先生说:“即使有这种可能,现在拿这件事来责备她,能有什么结果呢?”

“看到一个人被洪水冲走了,我们难道不应该努力把他就到岸上来吗?”哈兰先生说。

“大家都往他头上扔石头,这能说是想把他救上岸来吗?”波莱什先生回答说,“帕努先生,你用不着担心,苏乔丽塔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假若她掉进了水里,我会比你们任何人先知道,而且我绝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苏乔丽塔就在这里,你不妨亲自问问她。”哈兰先生说,“我们说,她已不肯与大家一起吃饭了,这难道也是假话吗?”

苏乔丽塔原来一直在摆弄着墨水瓶等等,现在她放开那一切东西,说道:“爸爸知道,我不吃各式各样的人碰过的东西。如果他能容忍我这一习惯,那就可以了。你们如果不喜欢,你们可以尽兴地骂我好了,为什么要惹我爸爸生气呢?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十分宽容的,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吗?难道你就是这样来报答他的吗?”

哈兰先生听了这番话,惊愕不已。他思索着——连苏乔丽塔如今也学会为自己辩护了。

波莱什先生是个喜欢清静的人。他不喜欢过多地谈论自己和别人。至今他也不想任梵社什么工作中占据高位,他一直我行我素,平平静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哈兰先生曾认为这是波莱什先生对梵社事业不够热情和漠不关心的表现,甚至还为此指责过他。波莱什先生也曾对哈兰先生的责难解释过:“天神创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爱动的人和爱静的人,我当然是属于后者。天神利用像我这样的人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要是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只会自寻烦恼,徒劳无益。我的年龄愈来愈大了,我什么力所能及,什么力不能及,这早就已经定了。现在硬要推着我往前走,获得某些成果,那是不可能的。”

哈兰先生自诩,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物,也能使其心里热情高涨。他相

信自己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能鼓动消极的人积极起来，能促使堕落的人痛改前非，谁也不能长久地与他那高尚坚强的意志相对抗。他坚信，梵社人员在人品性格上各方面的进步，主要都应归功于他的努力。他毫不怀疑，他那无形的影响一直在事物内部起作用。因此，每逢有人当面特别夸奖苏乔丽塔的时候，他总是眉飞色舞，得意洋洋，似乎那完全是在夸奖他。他认为，正是因为他的劝告、榜样和友谊的力量才塑造了苏乔丽塔的如此性格。他还希望通过苏乔丽塔的生活，来证明他对人类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即使现在苏乔丽塔已堕落到可悲的地步，这对他那所谓的能力和狂妄自傲的心理，并没有丝毫损害，因为他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波莱什先生身上去了。人们一再赞扬波莱什先生，可他哈兰从没有赞扬过，他希望大家终究会明白——他这样做是多么明智，多么正确。

像哈兰先生这样的人，对其余所有一切都能容忍，但就是绝对不能允许他企图将其引上所谓正道的人，根据自己的智慧自作主张，独行其是——他认为这是一种罪过。要他把这些人轻易放弃，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的劝告愈不见成效，他就愈加固执己见。他就像一架上满弦而又没有放完的留声机那样控制不住自己，总把同一句话翻来覆去喋喋不休地往那些不爱听的耳朵里灌；自己已经失败，就是不想承认。

哈兰的这种怪脾气使苏乔丽塔非常苦恼——这倒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波莱什先生深感不安。波莱什先生已成了整个梵社议论纷纷的对象了，该用什么办法来平息这种种议论呢？其次，还有苏乔丽塔的姨妈。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更加明白了——她愈是恭顺想躲到背后去，就愈会遭受到这个家的侮辱。苏乔丽塔日益为姨妈的艰难处境着急。苏乔丽塔怎么也想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

另一方面，博罗达孙多丽又正在加紧催逼波莱什先生把苏乔丽塔的婚事赶快办了。她对丈夫说：“我们再也不能替苏乔丽塔负责了。她现在已经开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要是她再迟迟不结婚，我只好把几个姑娘带到其他地方去，因为苏乔丽塔前所未有的坏样子对她们会产生非常有利的影。你等着瞧吧！你这样纵容她，会要后悔的！洛莉塔以前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她也喜欢一意孤行，谁的话也不听，令人讨厌。她如此乖张，其根源到底怪谁呢？那天发生的那件事，简直把我羞死了。你想过没有，那事苏乔丽塔难道没有插手？你对苏乔丽塔一直比自己亲生女儿还喜欢，过去，我从来没有就此说过你。不过，现在让我坦率地告诉你，这样下去可不行！”

波莱什先生深感不安，这倒不是为苏乔丽塔，而是为家里所发生的种种

纠纷。他毫不怀疑,博罗达孙多丽一旦下了决心,就会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发现自己努力毫无结果,她还会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波莱什先生觉得,如果苏乔丽塔的婚事早一点办,也可能使苏乔丽塔摆脱目前的一些困扰,使她的心平静下来,于是他对太太说:“帕努先生如果能征得苏乔丽塔的同意,我对他们尽快结婚是不会反对的。”

“还要征求什么同意?”博罗达孙多丽不满地说,“你真让人感到惊讶,何必要这样讨好她呢?试问一下,她在哪里能找到像帕努先生这样的新郎呢?不管你生气不生气,我还是要说句实话,苏乔丽塔是配不上帕努先生的。”

波莱什先生说道:“我还搞不清楚,苏乔丽塔心里对帕努先生有什么感觉?因此,要是他们自己相互谈妥,我无论如何是不会插手的。”

“你也不怎么了解啦!?”博罗达孙多丽大声说,“这么久之后。你终于承认这一点!要了解这个姑娘是很不容易的。她表面上是一套,内心里又是另外一套。”

博罗达孙多丽派人去找哈兰先生。

那天,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谈到梵社成员现在情绪低落。文章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谁都可以看出,文章显然是针对波莱什先生一家的。从作者的风格来看,也不难猜出作者是何人。苏乔丽塔总算硬着头皮把文章勉强读完。然后,她就开始撕报纸,仿佛不把它们撕得粉碎,她的心头怒火就难以平息。

就在这时候,哈兰先生走进房里,拿了张椅子坐在苏乔丽塔身边。苏乔丽塔撕报纸撕得太专心致志了,连头也没有抬起来看他一眼。

“苏乔丽塔,”哈兰先生说话了,“今天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与你商量。你应该好好听我说。”

苏乔丽塔仍然在不断撕报纸。当用手指撕已经比较困难时,她就开始用剪刀剪成更细的碎片。正在这时候,洛莉塔走进房里来找她。

“洛莉塔,”哈兰先生说道,“现在我有话想要与苏乔丽塔好好谈一谈。”

洛莉塔刚要从房里走出来时,苏乔丽塔拽住了她的衣襟不让她走。洛莉塔于是说:“帕努先生不是有话要与你说吗!”

苏乔丽塔没有做出任何回答,仍然拽住洛莉塔的衣襟——当时洛莉塔就坐在苏乔丽塔的一侧。

哈兰先生天生就是个不知趣的蠢蛋。他不作任何铺垫,一开始就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把问题摆出来。他说:“我们的婚事,我想,不应该再拖延了。我已告诉波莱什先生。他说,只要取得你的同意,就毫无障碍了,我决

定在下个星期……”

苏乔丽塔根本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极简单回答了他一个字:“不!”

哈兰先生听到苏乔丽塔口里吐出的这个极为简短明确而不加掩饰的“不”字时,顿时大吃一惊。他原来一直以为苏乔丽塔是非常驯服的姑娘。他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话还没有说到一半,就让这个“不”字拦在半路上了。他非常生气地说:“不!‘不’是什么意思?你是还想推迟婚期吗?”

“不!”苏乔丽塔又重复了一遍。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兰先生惊慌失措地说。

苏乔丽塔低着说道:“我不同意结婚!”

“不同意!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兰先生似乎失去了理智地问道。

洛莉塔插进来略带讽刺地说:“哈兰先生,你是不是把孟加拉语忘得一千二净了?”

哈兰先生用严厉的目光瞪了洛莉塔一眼,说道:“我承认忘记了祖国的语言,这是容易的。可是,要我忘记我所尊敬的人所说过的话语,那就困难多了。”

“了解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洛莉塔回击道,“这话对你来说,大概也同样适用。”

哈兰先生说道:“从一开始直至今天,我的言行是始终如一的。我可以强调一点——我从来没有做过使人对我产生误解的事。让苏乔丽塔讲一讲,我这话说得对不对?”

洛莉塔正准备回击哈兰先生,但苏乔丽塔制止了她,自己说道:“你说得对!我根本就不想责怪你。”

“既然你不想责怪我。”哈兰先生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公正地对待我呢?”

“你可以把这叫做‘不公正’,”苏乔丽塔语气坚定地说,“但我只能这样做……”

正在这时候,外面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姐姐,我可以进来吗?”

苏乔丽塔显得极为高兴。赶忙说道:“进来吧!比诺耶先生,进来吧!”

“姐姐,你弄错了——不是比诺耶先生来了,我只是比诺耶。你可不要用这种客套弄得我羞愧不已啊!”

说完后,比诺耶走进房里,看见哈兰先生也在这里。当他发现哈兰先生脸上不满的表情时,便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我好多天没有来了,你大概是在生我的气吧!”

哈兰先生也想跟着开开玩笑,说道:“确实是值得生气,不过,你今天来得不是时候——我与苏乔丽塔正有一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呢!”

比诺耶急忙准备往外走。

“比诺耶先生,请不要走!”苏乔丽塔说,“我与哈兰先生之间要谈的话,已经谈完了。请坐吧!”

比诺耶看出来,他的到来,使苏乔丽塔摆脱了尴尬境地。他便高兴地坐了下来,并说:“别人既然邀请,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别人请我坐下,我就坐下,我的天性就是如此。因此,我得预先告诉姐姐,你可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啊,否则,你就会后悔莫及的。”

哈兰先生闷声不响,仿佛酝酿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他默默地表示——“好吧,我坐着等待,我只有把我的话说完,我才会起身走的。”

洛莉塔一听到门外传来比诺耶的声音,她心胸的血液仿佛全部沸腾了。她尽量想使自己表现得自然一些,可是没有做到。比诺耶走进房里时,洛莉塔未能像对待所有非常熟悉的朋友一样,与他说些什么话。她的全部心思似乎放在眼睛朝哪里看,手往哪里放的问题上,她曾经想起身离开,可是苏乔丽塔拉着她的衣服,没让她溜走。

比诺耶虽然只与苏乔丽塔一个人谈话,尽管他善于辞令,他也没有勇气与洛莉塔直接攀谈。他与苏乔丽塔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想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不过,洛莉塔与比诺耶最近新产生的这种羞怯的心态,并没有逃过哈兰先生的眼神。他看到最近洛莉塔对他经常无礼,但对比诺耶却如此温柔,他心里火冒三丈,十分生气。一想起波莱什先生不阻止自己女儿与梵社外面的人接触,使家里出现这种种纠纷,他对波莱什先生的憎恨更是有增无减。他在心里暗中诅咒,波莱什先生终究会后悔莫及的。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苏乔丽塔看到哈兰先生根本不想走,于是便对比诺耶说:“你好多天没有去看姨妈了,她常常问起你,这次你能不能去看看她呢?”

当苏乔丽塔带着比诺耶去看姨妈时,洛莉塔站起说道:“帕努先生,我想你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话要跟我说吧!”

“没有。”哈兰先生回答说,“你觉得别处有特别需要的事需要办,你就请便吧!”

洛莉塔明白这话暗含的讽刺,她立即直起身昂起头,表示这暗示吓不了她,并说:“比诺耶先生是过了好多天之后,今天第一次来,我真该去找他聊

聊天。如果你想欣赏你的大作——啊，我忘了，姐姐已把报纸撕得粉碎了。如果你有耐心读读别人的文章，你可以看看这个。”

洛莉塔说完后，从角落头桌子上拿出精心保存的戈拉的几篇文章摆在哈兰先生的面前。随后就迅速地离开了房间。

霍里莫希妮见到比诺耶，感到非常高兴。这不仅是她对这个年轻人特别有感情，而且还因为在家里来看霍里莫希妮的人，全都把她当做是另一个圈子里的人看待。只有比诺耶与所有其他人大不相同。那些来人，全是加尔各答人，几乎所有的人英语水平和孟加拉文化素养都比她高。他们对她的疏远和轻视，使她感到非常压抑。虽然比诺耶也是加尔各答人，而且听说他学问非同寻常，但是，霍里莫希妮感到从比诺耶那里得到了保护。比诺耶对她从来没有不尊重的意思；相反，总是把她当做自己人看待，对她十分关心与爱护。正因为这样，在认识这样短的时间内，比诺耶就像是一个亲人一样，在霍里莫希妮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姨妈心里，比诺耶仿佛已成了她的保护神，使她免遭别人的轻蔑。在这个家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比诺耶似乎是姨妈的一道屏障，使她得到有效的保护。

比诺耶来到霍里莫希妮这里不久之后，洛莉塔并非轻松地也来到了这里。说实在话，要不是哈兰先生的讥讽，洛莉塔还不会马上抛弃紧张情绪来到这里的。现在，洛莉塔不但来到了这里，而且肆无忌惮轻松自如地与比诺耶交谈起来。他们的会面非常融洽，甚至他们时不时地发出阵阵笑声。这笑声飘到楼下，传到哈兰的耳朵里，使这个被人遗弃、孤苦伶仃坐在那里的哈兰先生，更加心慌意乱。

哈兰一个人坐在那里久了，就感到十分厌倦。他想，可以去找博罗达孙多丽太太谈谈，以减轻自己的痛苦。他找到博罗达孙多丽太太，当她听到苏乔丽塔不同意与哈兰先生结婚的消息时，几乎肺都要气炸了。

“帕努先生，”博罗达孙多丽对他说，“你可别这样好说话，她可是多次表示过同意。而且整个梵社的成员都认为这桩婚事早就敲定了。你可不要因为她摇了摇头，就把什么事情都弄得乱七八糟。你自己可别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你坚决起来，我们倒要看看她能怎么办？”

在这方面，给哈兰先生鼓气实在没有什么必要。他一直坚定地高昂着头，暗自说道：“不能放弃原则，一定坚持到底。对我来说，失掉苏乔丽塔倒没有什么关系，但对梵社来说，却会使它威信扫地。”

比诺耶与霍里莫希妮已经非常亲近。为了不让姨妈太客气了，他便向

她要东西吃。霍里莫希妮听到这个要求,心里很不安。忙乱了一阵子后,老太太从一个小罐子里拿出来一些豆子、奶制品、香蕉、糖果、炒米以及一杯牛奶,用盘子托着,放在比诺耶面前。

比诺耶笑着说:“我原以为,我不适时宜地喊肚子饿了,一定会使姨妈为难的。现在我只好自认失败了。”

说完之后,比诺耶正准备装着很饿的样子大吃一顿的时候,博罗达孙多丽来了。

比诺耶马上躬身向博罗达孙多丽太太行礼并说:“我在楼下呆了好久,怎么没有见着你哩!”

博罗达孙多丽对比诺耶置之不理,看着苏乔丽塔,说道:“啊,我们的小姐原来在这里!我猜也是这样。她坐在这里说说笑笑,却让可怜的哈兰先生整整等了她一个早晨,似乎他是她的一个园丁,是来求她施恩的。从她们小时候起,我把几个女儿抚育成人,这种行为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到底是谁唆使她这样做的呢?这些事居然还发生在我们家里。在梵社成员面前,我们的脸面真是丢尽了。这些天以来,事情一直不断,怎么会发生这一切呢?”

霍里莫希妮胆小怕事,便对苏乔丽塔说:“我不知道楼下有人等你,我真不该把你留在这里。亲爱的,去吧!赶快走吧!我真是罪过啊!”

洛莉塔正要发作,说明这根本不是霍里莫希妮的过错,但苏乔丽塔悄悄握着她的手示意她不要作声。然后,自己什么也没有回答就下楼去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比诺耶是如何赢得博罗达孙多丽太太的欢心的。博罗达孙多丽则深信不疑,比诺耶在他们家庭的影响之下,逐渐成为梵社里的一员的。她似乎是亲手培养了比诺耶,她为此感到特别自豪,而且她已在梵社朋友中夸耀了好多次。现在发现,就是这个比诺耶,已加入了敌对阵营,并和自己亲生女儿洛莉塔一起造反,可想而知,博罗达孙多丽心里更是加倍地感到痛苦。

“洛莉塔,”博罗达孙多丽以粗暴的声调问道,“你在这里有什么事吗?”

“是的,”洛莉塔毫不示弱地回答说,“比诺耶先生来了,所以……”

博罗达孙多丽打断她的话,说道:“比诺耶先生来看望谁,就让谁来招待吧!你马上下去,那里还有你的工作。”

洛莉塔立即明白:一定是哈兰先生就她与比诺耶两人的关系向母亲进了谗言,他这简直是越俎代庖,干预他无权过问的事情。这时洛莉塔更加坚决起来,一改她刚才吞吞吐吐的样子,态度坚决果敢滔滔不绝地说:“比诺耶

先生好多天没有来了,今天我想与他好好聊一聊,然后我再下去。”

博罗达孙多丽从她说话的口气里知道——洛莉塔是不怕威吓的。她担心在霍里莫希妮面前不得不对女儿认输,所以就没有再说什么,匆匆走了,她根本就没有理睬比诺耶。

洛莉塔刚才在她母亲面前明白的表示要与比诺耶聊聊,可是当博罗达孙多丽走了之后,却没有表现出任何谈话的热情。三个人沉默不语,尴尬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洛莉塔起身回自己房里去了,进门后便关上了门。

霍里莫希妮在这个家里处于一种什么状况,比诺耶已经完全明白了,他便把话题朝霍里莫希妮过去的经历上引,最后比诺耶弄清了这位寡妇的全部身世。

霍里莫希妮在最后说道:“我的孩子,这个世界容不得像我这样的薄命女人。那时候,要是我去某个圣地并能以全部心思侍奉神灵,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当时我还有一小笔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这之后,也可以帮助别人烧饭,混口饭吃。我在迦尸看到,有不少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不过,我的罪孽太重,无论怎么也鼓不起勇气这样做。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似乎我所有的伤心事全都涌上了心头,甚至连敬神都想不起来了。我真担心自己要发疯了,拉达拉妮和索蒂什,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快要淹死的人遇见了木筏。一想到某天要离开他们,我就连气都喘不过来。所以,日日夜夜我都被恐惧所包围,生怕不得不离开他们。要不然,在我失去一切之后,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这样爱上他们呢!

“我的孩子,在你面前,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我得到他们两个人之后,我将以全部心思去敬神了。要是失掉他们,那么,我的神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块坚硬的石头罢了。”

说完这些,霍里莫希妮忙用衣襟去擦眼泪。

第四十章

苏乔丽塔来到楼下的房间里,站在哈兰先生的面前。说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就请讲吧!”

“坐下吧!”哈兰先生说。

苏乔丽塔说:“不必了。”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